

春节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。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，中国古人以谷子一熟为一年，谷物的播种与收获周期也成为人们生活的节律。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到了岁末，又逢冬去春来，在欢庆丰收年成的同时，也迎来新一轮播种和收获。人们为此敬天祭祖、祈福纳祥、宴饮游娱、辞旧迎新，形成一系列隆重喜庆的民俗活动。

中华民族的春节不只是节日的狂欢，还包含祭祖、守岁、祈福、团聚等仪式活动及其内涵，从而不断建构每一个个体与逝去的祖先、过去的历史、广阔的自然、无尽流动的时间以及亲人、友朋的联系，不断憧憬和充盈现实生活的愿景和希望，不断表达和实现关于善与美的追求。这一切既是精神的、实践的，也往往是有形可感的，通过艺术的形式加以表达，在审美中得到进一步凝聚和升华。

正如春节的传统里，从小年起，人们就开始“忙年”的种种准备，洒扫除尘，采办年货，发面蒸馍，张贴年画、春联、“福”字、窗花等。天津俗话说，闺女要花，小子要炮，老人要顶毡帽。春节是喜庆，是更新，是对美的追求。到农历新年来临，人们摆“清供”，逛庙会，行花街，耍社火，舞狮舞龙，观灯彩，在生动鲜明的形态、沉浸式的体验中，表达情感，寄托愿望，感受喜庆欢愉，抒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春节既是民俗的，也是艺术的、审美的，并且春节之艺术，是民间、大众、民族集体关于美的创造与体验，它是所有人亲身参与的过程。



花灯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博物馆藏

如果对丰富多彩的春节民俗加以划分，大致包括祈福纳祥的艺术、家居装饰的艺术、宴饮交流的艺术和文艺欣赏的艺术，涉及春节文化仪式与意义的艺术化呈现、装饰审美以及游艺体验，也往往相互交织，在表达春节辞旧迎新、趋吉避凶的意义的同时，装饰空间、装点氛围。

首先，传统春节里，家家户户张贴门神、年画、“福”字、窗花、门笺、对联等，正是“千门万户曈曈日”，喜庆热烈。陕北信天游唱，春节走门串户，“一看窗子二看帘子”。门上的春联、窗上的窗花透着一户人家的精气神。还有门神、年画、“福”字、门笺等，色彩基调大都红红火火，配色往往华丽强烈，形象图案都是老百姓最熟悉的，鲜明甚至夸张，往往有看头、有讲头，文字有力，画中有戏，让人百看不腻。吉祥的文字、酣畅的书法、威严的神像以及关于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合家欢乐、福寿康宁等理想生活的图景，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和寄托，也成为善与美的社会教化和精神激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民间画作、剪纸不仅在创作中讲究“知人、知物、知时”，表达群众的爱好和追求，还满足了传统家居环境装饰的需要。譬如门神有房宅大门的门神、屋门的门神以及街道街门的门神；年画有门上的门画、灶台墙壁的灶画、居室墙上的四条屏以及炕围、桌围、窗顶的炕画、桌画、窗画、喜幅等；“福”字也有大门上的“福”字以及水缸、柜子和牛棚马厩门上的“福”字；玲珑剔透的剪纸不仅有窗花，还有顶棚花、灯笼花、供品花等……装饰无所不及，把日子装扮得花团锦簇。



女拖拉机手（雕塑） 宋兴华



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《女十忙》

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博物馆藏

民间艺术里的春节

殷波

春节期间的丰富多彩，从饮食之美到情感交流，成为一种精神的共鸣。艺术家张汀曾回忆：“记得儿时在家乡过旧历年……当时我最满意的差使，是母亲给调一个胭脂棉花碟，用根筷子，沾着胭脂，向新出笼的馒头头上，一个个打红点”，一个个圆圆的红点，点染出新年的气氛，如果无它，“就似乎秃秃荒荒，缺少些什么，不像过年的样子”。这“一点之美”便是生活的一种美的境界。

春节期间，还有丰富多彩的游艺欢庆活动。俗话说“老百姓，要快活，赶会、唱戏、弄社火”，高台高跷、舞狮舞龙、鼓乐秧歌等民间艺术在社火、花会中汇集，城乡群众自发的表演惟妙惟肖，观看互动的人潮如山似海，欢快的鼓乐激昂昂扬，演艺的妆容或面具往往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，共同组成热闹的节日庆典。此外，从除夕到正月十五，在广大城镇和乡村，商铺与人家往往挂起红红的大灯笼。“灯笼高，灯笼低，灯笼底下秧歌起”，在陕北的乡村，正月十五夜转黄河九曲灯阵；在云贵高原，少数民族的篝火歌舞红红火火……灯火与歌舞交织，表达着中华民族真挚淳朴的情感。

古今以来，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，从农耕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、信息文明，春节仪式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，但依旧隆重盛大，春节的艺术与审美在传承中创新，也依然热烈深沉。如今，千里万里回家过年，春节春运成为一种文化物候；新春的文艺和服饰等“国潮”涌动，中国红、吉祥纹、生肖像成为潮流的要素；传统的年



江苏无锡惠山泥塑《新春乐》 龚琦

中国美术馆藏



河北三河剪纸《小鸟莲花》 赵景安

中国美术馆藏

节礼俗、歌舞游艺也在破圈突围，成为“国风”特色，在新的代际人群中产生新的共鸣。

山川辽阔，人间星河。春节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沉潜的文化矿脉，积淀传承着生命生活的力量 and 追求。民间艺术里的春节穿越历史，超越物质，在对美好、善良、幸福的追求中，展现着生活的理想与意义。

（作者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）

美术作品再现兵团光辉历程

张凡 张志英

日前，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美术家协会、石河子美术馆、石河子市书画院、乌鲁木齐市书画院主办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老美术家作品文献巡展（乌鲁木齐站）在新疆乌鲁木齐美术馆举办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（以下简称“兵团”）老一辈美术家，用美术佳作向新中国75周年华诞和兵团成立70周年致敬。

展览分为“军垦战歌”“瀚海新歌”“生命如歌”“绿洲新歌”四个篇章，参展作品包括版画、中国画、木刻等多种艺术形式，聚焦兵团建设时期的生产生活、风土人情等方面，展现兵团事业的辉煌历程。

宋兴华的雕塑《女拖拉机手》《战士》《军垦第一犁》，塑造出典型的兵团战士形象；黄戈捷的版画《瀚海新歌》《夜宿火焰山》，刻画了军垦战士在革命工作中的斗志和豪情；潘隆璜的《春》、林镜淞的《情深水长》、金仁香的《麦海夜战》等作品，真实记录了兵团儿女开荒造田、兴修水利、丰收粮棉的劳动场景。

许多作品聚焦民族团结主题，用丰富的表现手法、生动的色彩语言，讲述兵团各族儿女共同建设家园、团结奋进的故事。比如宋大赵的版画《鱼水情深》通过“送水”这一生活场景，表现了少数民族群众和军垦战士之间的日常互动与和谐相处，展现浓浓的“军民鱼水情”。黄戈捷、王惠仪的版画《阿姨好》，则以独特的视角，呈现军民相敬相爱的温馨画面。

此次巡展通过兵团老一辈美术家的作品，回顾兵团创业历程，展现一代代兵团人保家卫国、建设边疆的生动实践，旨在传承弘扬兵团精神，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
（作者单位：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）

在中国美术史上，有一个“画龙点睛”的故事广为人知。传说梁代画家张僧繇在寺中壁上画两条龙，一条龙点睛后在风雨雷电中“破壁而飞”，另一条未点睛的龙仍留在壁上。这个成语，道出中国画的造型原理和精神实质。在甲辰龙年到来之际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美协理事、湖南省美协副主席舒勇创作了系列龙头水墨画。这批作品立足当下，赓续文脉，在内容挖掘、造型处理、意象营造、技法锤炼等方面匠心独运，不仅彰显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，也突出了时代特征和文化精神。

点精神之“睛” 时代精神的展现

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舒勇笔下的龙，没有停留在对龙本身的“状物”呈现，而是通过以形传神的描绘，把画面引导到人的精神高度上，深刻而又含蓄地展现了新时代的精神气象。

舒勇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凝聚在笔墨中，其画中之龙注重以目传神，或激昂，或聪颖，或勇敢，或坚毅，都是龙马精神的生动写照，是新时代中国人文化自信、自信、自强的流露。

点造型之“睛” 神龙见首的特写

与其他生肖不同，龙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，这给画家塑造造型带来了不确定性，但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。北宋董羽的《画龙辑议》，把画龙归纳为“自首至项，自项至腹，自腹至尾”和“头似牛，嘴似驴，眼似虾，角似鹿，耳似象，鳞似鱼，须似人，腹似蛇，爪似凤”。这些画龙要领成为画龙的法则和形象注解。在画龙的作品中，很多还与云、水密切相关。

舒勇画龙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他没有飞龙在天“云从足”，也没有潜龙在渊的“起蛟图”，他基于中国传统绘画“传神阿堵”的理念，按照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的布局，出于画龙重在“点睛”的考虑，大胆对龙的全身和全景的描写中跳出来，重点把龙头作为表现对象。如果说过去的画龙更多是窥其全貌的取景，那么舒勇的造型就是聚焦龙头的局部图，给出了放大局部的“特写镜头”。在对龙头的具体呈现中，他摆脱了“牛头”“驴嘴”“鹿角”“虾眼”等固有形象的约束，充分发挥想象力，以大写意和夸张的手法，创造出似牛非牛、似驴非驴、似鹿非鹿、似虾非虾的形象。这种造型作为一种“人心营构之象”，打上艺术家独特的印记，产生了独具魅力的艺术效果。

点意象之“睛” 龙人合一的表现

中国传统文化推崇道法自然、天人合一。舒勇重视龙头面部形状和表情的刻画，使龙具有人脸的轮廓与特点，好似人的化身，呈现龙就是人、人亦即龙的相互融合、物我一体的意象。

在把龙头画成人像的过程中，舒勇别出心裁地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标识之一的京剧脸谱手法，让人隐约感到，龙仿佛戴上了某种特定类型的京剧脸谱面具，不同龙头的脸谱又各有千秋。

为了给固定图式的京剧脸谱注入生气和灵气，他充分发挥水墨渲染的特性，通过水与墨、线条的自然相融，营造了鲜活的、涂鸭的画面感，呈现出既朦胧又可感知、有时还似繁花绽放般的脸谱形象。他以色、墨与线条的交响，形成龙、人、花合一的独特画龙观念与模式，营造出雾里看龙、看人、看花相互交织的意象。龙

品舒勇画龙「点睛」之术

邓清柯

在这里的“象外之意”，成为一种在物我两忘中实现自由、净化心灵的象征，显示出中国画追求“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”的思想境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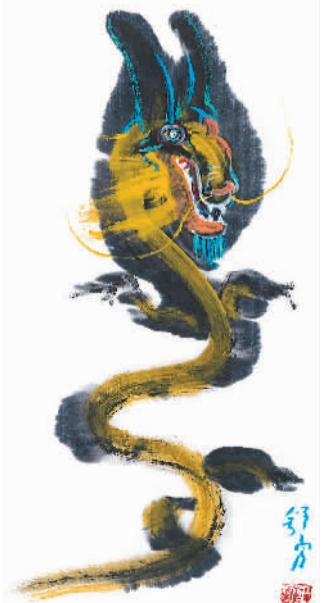
点技法之“睛” 智能时代的创新

舒勇在以水墨画龙的同时，还尝试用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创作。他把脑海中龙的印象，先通过文字描述来表达对龙的感知，再通过人工智能把他理解的龙直接转译成图像。他认为，人工智能可以很真实、立体、丰富地还原或异化表达对象，但没有画笔的痕迹，没有跃然纸上的生动。它可以达到高智慧、高技术、高标准，却无法呈现粗犷、涂鸭、生涩这些伴随人类诞生以来的本能、本性。

“情感”是人工智能创作的盲区。于是，舒勇回归水墨画的传统技法，试图通过水墨画和人工智能绘画的对比，寻找创造力的比较优势。一方面，他把握人工智能技术，把AI绘画为艺术创作带来的新鲜感、成就感融入水墨画，让画龙变得更逼真立体、更酣畅淋漓；另一方面，他发扬水墨画的笔墨传统，把笔法笔意看作中国画的灵魂和精髓，探索本能、本性的画龙路径。因此，这批水墨画在某种程度上是人和人工智能对抗与合作的文化实验，是水墨绘画与人工智能互补和融合的结晶。画家通过艺术实践，思考着人工智能时代全面来临之时，我们如何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推动文化守正创新。

以上四个方面，有传承，也有创造，是“道”，也是“术”。其实，在这个龙腾四海、万象俱新的时代，每个人都是生活的画家。只要我们勇于和善于做生活的“点睛者”，就一定能够破壁而飞、一飞冲天的人生画卷。这也是舒勇画龙留给我们的更大启示。

（作者系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）



舒勇的水墨龙作品之一